

# 《1973年的弹子球》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1973年的弹子球》

13位ISBN编号：9787532765520

出版时间：2014-4

作者：[日] 村上春树

页数：200

译者：林少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1973年的弹子球》

## 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描写少年主人公偶然结识一对双胞胎女郎，一起寻找三年前消失的弹子球游戏机，书中初步透露作者未来的一种写作风格，就是善于异想天开，在不可能的领域里驰骋其想象，以想象力的高超吸引读者。

# 《1973年的弹子球》

精彩短评

## 《1973年的弹子球》

### 精彩书评

1、先读了《且听风吟》，而后是《寻羊冒险记》，最后才读他三部曲的这个，我，鼠，杰没有变，变得是我身边的女人，这本里的双胞胎姐妹，是最平和温柔的了，还有最让人惊喜的直子，虽然只是不痛不痒的轻描淡写，足够让喜欢村上的人惊喜一阵了。弹子球机“宇宙飞船”俨然一温情女子，我经她的呼唤来寻觅到了她，寒暄几句，便头也不回，一次也没回的离开。最后的最后，该离开的都离开了，鼠离开了，去往他也不知道的地方，只知道要走，要离开。双胞胎姐妹回去原来的地方，总会有地方去的。一切都清澈的近乎透明。

2、“从远处看，大多数东西都美丽动人。”过去因为远去，堆砌成无谓的梦境，俘虏我们的心。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寻找旧日的梦，好为当下的寂寞找一个排遣的出口，以堵塞源于未来的恐惧的入口。殊不知，我们在梦境里徘徊，看不清眼前路，放不下身后身，永远无法到达彼岸。活在过去痛苦，活在未来恐惧，我们必须丢弃梦境里的弹子球，跳出虚妄的昨日，才能挥别当下的寂寞，回归幸福快乐！

3、1973年的弹子球2015-01-05温吞吞的风摇晃着光。空气恰似成群结队在树木间飞行的鸟缓缓流移。风掠过铁路线徐缓的绿色斜坡，越过钢轨，不经意地震颤树叶穿过树林。杜鹃鸟的叫声成一条直线横穿柔和的光照，消失在远处的山脊线。一座座山丘起伏着连成一排，如熟睡中的巨猫匍匐在时光的向阳坡面。第2章2015-01-05我觉得自己彻底成了空壳，说不定再不可能给任何人以任何东西了。2015-01-09你可爱、有魅力、腿又长，脑袋也够灵，虾壳都剥得精彩——肯定一帆风顺。第3章2015-01-11“为什么那么累？”鼠问。2015-01-11“我说杰，人都要腐烂，是吧？”2015-01-11“可我开始觉得怎么都无所谓了。总之是要腐烂，对吧？”2015-01-11任何进步任何变化终归都不过是崩毁的过程罢了。不对？”2015-01-11“迟早要失去的东西没多大意义。必失之物的荣光并非真正的荣光。”

# 《1973年的弹子球》

## 章节试读

### 1、《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43页

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以我辈的哲学无法推测的东西。噢，好吧，确实是这样。想不通的事情太多了。

### 2、《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24页

在你坐在弹子球机前持续消耗孤独的时间的过程中，也许有人阅读普鲁斯特，有人一边观看车内电影《勇敢跟踪》一边同女友沉浸在性爱抚的快感中。而他们很可能成为洞察时代的作家，或幸福美满的夫妻。

然而弹子球机将不会带你去任何地方，唯独“重来”的指示灯闪亮而已。重来、重来、重来……甚至使人觉得弹子球游戏存在本身即是为了某种永恒性。

### 3、《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44页

“迟早要失去的东西没多大意义。必失之物的荣光并非真正的荣光。”

“谁的话？”

“谁的话忘了。不过所言不差。”

“世上有不失去的东西？”

“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

“努力就是。”

### 4、《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62页

为什么来这儿？

你呼唤的嘛。

呼唤？她现出一丝困惑，旋即害羞似的莞尔一笑。是啊，或许是的，或许呼唤你来着。找得我好苦。

谢谢，她说，讲点什么。

很多东西面目全非了，我说，你原先住的娱乐厅后来成了24小时营业的炸面圈专卖店，咖啡难喝得要死。

就那么难喝？

过去迪斯尼动物电影上要死的斑马喝的正是那种颜色的泥水。

她吃吃笑。笑脸真是灿烂。倒是座讨厌的城市啊，她神情认真地说，一切粗糙不堪，脏乱不堪……

## 《1973年的弹子球》

就那么个时代啊。

她连连点头。你现在干什么？

翻译。

小说？

哪里，我说，全是泡沫，白天的泡沫夜晚的泡沫。把一条脏水沟的水移到另一条里罢了。

没意思？

怎么说呢，没考虑过。

女孩呢？

也许你不信：眼下跟双胞胎过日子。做的咖啡是非常够味。

她妩媚地一笑，眼睛朝上看了一会儿。有点不可思议阿，好像什么都没实际发生过。

不，实际发生了。只是又消失了。

不好受？

哪里，我摇头，来自“无”的东西又各归原位，如此而已。

我们再度陷入沉默。我们的共同拥有的仅仅是很早很早以前死去的时间的残片。但至今仍有些许温馨的回忆如远古的光照在我心中往来彷徨。往下，死将俘获我并将我重新投入“无”的熔炉中，而我将同古老的光照一起穿过被其投入之前的短暂时刻。

你该走了，她说。

的确，寒气已升到难以忍耐的程度。我打个寒战，踩熄烟头。

谢谢你来见我，她说，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多保重。

谢谢，我说，再见！

我走过弹子球机队列，走上楼梯，拉下拉杆开关。弹子球机电源如漏气一般倏忽消失，完全彻底的沉寂与睡眠压向四周。我再次穿过库房，走上楼梯，按下电灯开关，随手关门——在这一系列时间里，我没有回头，一次也没回。

### 5、《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81页

我对自己说不能永远盯视墙壁，但还是不成。毕业论文指导教授确实会说：行文不错，论点明确，但没有主题。我就是这样。时隔好久剩下自己一人，弄不清该如何把握自身。

### 6、《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36页

## 《1973年的弹子球》

1973年秋天总好像暗藏一种居心不良的什么。鼠清清楚楚地觉察到了，就像觉察鞋里的石子。

那年短暂的夏天如被9月初不稳定的气流吞噬一般消失之后，鼠的心仍留在夏日若有若无的余韵中。旧T恤、乞丐牛仔裤、沙滩拖鞋——便是以这副一如往日的打扮出入“爵士酒吧”，坐在吧台前和调酒师杰没完没了地喝有些凉过头的啤酒。又开始吸烟——五年没吸了——每隔十五分看一次表。

对鼠来说，时间就好像在哪里被一下子切断了。何以至此，鼠也弄不明白，甚至哪里断的都找不到。他手拉救不了生的救生缆，在秋日幽幽的昏暗中往来彷徨。他穿过草地，跨过河流，推开若干扇门。但救不了生的救生缆不可能将他带往任何地方。他像被扯掉翅膀的冬蝇，又如面临大海的河流，有气无力，孤孤单单，感觉上似乎哪里有恶风吹来，而将原来包笼鼠的温情脉脉的空气一古脑儿吹去地球背后。

一个季节开门离去，另一季节从另一门口进来。人们有时慌慌张张地打开门，叫道喂等等有句话忘说了。然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关门。房间里另一季节已在椅子坐下，擦火柴点燃香烟。如果有话忘说了，他开口道，我来听好了，碰巧也可能把话捎过去。不不可以了，人们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惟独风声涌满四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季节死去而已。

### 7、《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68页

“再不回来了？”

“当然迟早总要回来，迟早！又不是出逃。”

### 8、《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58页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 9、《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52页

无人灯塔孤零零矗立在七拐八弯的长长的防波堤的端头。高约3米，不很大。在海水开始污染鱼从岸边彻底消失之前，渔船利用这灯塔来着。倒也算不上有港口。海滩铺有钢轨样的简单木框，渔夫用绞盘缆绳把渔船拖上海滩。海滩附近有三户渔民。防波堤内侧有木箱，箱里装满早上捕来的小鱼，晾在那里。

鱼已无影无踪，加之居民没完没了地申诉说住宅城市不宜有渔村存在，以及他们在海滩盖的小房属非法侵占市有地——渔民们由于这三个原因离开了这里。这是1962年的事。至于他们去了哪里，则无由知晓。三座小房两下就拆除了，朽了的渔船既无用途又无处可扔，弃在海边树林里成了儿童们做游戏的地方。

渔船消失后，利用灯塔的船只，不外乎沿岸窜来窜去的游艇，或为躲避浓雾台风停在港外的货轮。其作用也降到有胜于无那个程度。

灯塔敦实黑乎乎的。形状恰似整个倒扣的钟，又像沉思男人的背影。当夕阳西下迷离的夕辉中有藏蓝色融进时，钟抓手那里便放出橙色的光，开始缓缓旋转。灯塔总是捕捉暮色变化那一恰到好处的临界点——光与暗开始交错而暗却将超过光的那一瞬间。

少年时代，鼠不知多少次在暮色中来海滩看那一瞬间。浪头不高的下午。他边走边数点防波堤上的石板，一直走到灯塔。甚至可以从意外清澈的海面窥见初秋成群的小鱼。它们像寻找什么似的在堤旁

## 《1973年的弹子球》

画出几个圈，然后朝海湾那边游去。

终于走到灯塔后，他在防波堤端头坐下，慢慢打量四周。天空飘移着如毛刷勾勒的几缕纤细的云絮，目力所及，无不是一折一扣的湛蓝，那湛蓝不知深有几许，竟深得使少年不由双腿发颤，一种类似惧怵引起的颤抖。无论海潮的清香还是风的色调，大凡一切都鲜明得触目惊心。他花时间让自己的心一点点适应周遭景致，而后缓慢回过头去。这回他望的是彻底被深海隔绝开来的他自身的世界。白沙滩，防波堤，绿松林。绿松林被压瘪一般低低地横亘着，苍翠的山峦在它身后清晰地列成一排，指向天空。

远处，左边有庞大的海港。可以望见好几架起重机、游船坞、盒状仓库、货轮、高层建筑，等等等。右边，沿着朝内例弯曲的海岸线，静静的住宅街、游艇专用码头、酿酒厂的旧仓库接连排开。其空缺处，闪出一列工业地带的球形油罐和高耸的烟囱，白烟依稀遮掩天空。对10岁的鼠来说，这也是他的世界尽头。

整个少年时代的春季和初秋，鼠都一次次往灯塔跑。浪高的日子浪花冲洗他的脚，风在头顶呼啸，生苔的石板不止一次滑倒他细小的腿。尽管如此，那条通往灯塔的路对于他仍比什么都可亲。他坐在堤头侧耳倾听涛声，眼望空中的云和一群群小竹荚鱼，把装满衣袋的石子掷往海湾。

暮色四合时分，他顺着同一条路返回他自身的世界。归途中，无可名状的伤感时常罩住他的心。他觉得前头等待他的世界那般辽阔，那般雄浑，完全没有他潜入的余地。

女子的家位于防波堤附近。鼠每次路过那里都能记起少年时代那朦胧的情思和黄昏的气息。他在海滨大道停下车，穿过沙滩上疏疏落落的防沙松林，沙在脚下发出干涩的声响。

宿舍建在以前渔民小屋所在的地方。下挖几米，就有红褐色海水上来。宿舍的前院栽的美人蕉像被人践踏过似的无精打采。女子房间在二楼，风强之日有细沙啪啦啪啦打在窗玻璃上。宿舍朝南，够得上漂亮。但总好像荡漾着忧郁的氛围。海的关系，她说，离海太近了，潮水味儿、风、涛声、鱼味儿……一切一切。

鱼可没有味的，鼠说。

有的，她说。说罢啪一声拉绳合上百叶窗。一住你就知道的。

细沙击窗。

### 10、《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80页

送行双胞胎的路上，我一直想的大体是这样的东西。穿过高尔夫球场往西站远的汽车站行走之间，我一直默不作声。时值星期天早上7点，天空蓝得掉底一般。脚下的结缕草已充分预感到开春前那短暂的死。大概很快就要下霜要积雪，它们将在澄澈的晨光中闪烁清辉。泛白的结缕草在我们脚下飒飒作响。

“想什么呢？”双胞胎中的一个问。

“没想什么。”我说。

她们身穿我送给的毛衣，腋下夹个纸袋，纸袋里装着运动衫和一点点替换衣服。

“去哪里？”我问。

## 《1973年的弹子球》

“原来的地方。”

“只是回去。”

我们穿过球场的沙坑，走过8号洞笔直的球道，走下露天扶梯。数量多得惊人的小鸟从草坪从铁丝网上注视我们。

“倒表达不好，”我说，“你们走了，我非常寂寞。”

“我们也是。”

“寂寞啊。”

“可还是走吧？”

两人点头。

“真有地方可回？”

“当然。”一个说。

“没有就不回去了。”另一个说。

我们翻过高尔夫球场铁丝网，穿过树林，坐在汽车站长凳上等车。周日早晨的汽车站静得那般令人惬意，铺满恬适的阳光。我们在阳光中玩接尾令文字游戏。玩了5分钟，公共汽车来了，我把车票钱递给两人。

“在哪里再会吧。”我说。

“再会。”一个说。

“再会！”另一个说。

声音如空谷足音在我心中回荡。

车门“啪”一声关上，双胞胎从车窗招手。一切周而复始……我一个人沿原路走回，在秋光流溢的房间里听双胞胎留下的《胶底鞋》，煮咖啡，一整天望着窗外飘逝的11月的这个星期日，这个一切都清澈得近乎透明的静静的11月的星期日。

### 11、《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56页

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 12、《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76页

田纳西·威廉斯这样写道：过去与现在已一目了然，而未来则是“或许”。然而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来的暗路时，所看到的仍似乎只是依稀莫辩的“或许”。我们所能明确认

## 《1973年的弹子球》

知的仅仅是现在这一瞬间，而这也只是与我们擦肩而过。

### 13、《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25页

除了换成数值的自尊心，从弹子球机中你几乎一无所得，而失去的却不可胜数。至少失去了时间——失去了足以建造所有历届总统铜像(当然是说如果你有意建造理查德·M·尼克松铜像的话)的铜板都换不来的宝贵时间。

在你坐在弹子球机前持续消耗孤独的时间过程中，也许有人阅读普鲁斯特，抑或有人一边观看车内电影《勇敢跟踪》一边同女友沉浸在性爱抚的快感中。而他们很可能成为洞察时代的作家，或幸福美满的夫妻。

然而弹子球机不会将你带去任何地方，唯独“重来”的指示灯闪亮而已。重来、重来、重来……甚至使人觉得弹子球游戏存在本身即是为了某种永恒性。

关于永恒性我们所知无多。但可以推测其投影。

弹子球的目的不在于自我表现，而在于自我变革；不在于扩张自己，而在于缩小自己；不在于分析，而在于综合。

假如你想表现自我和扩张自己，那么你恐怕将受到警示灯的无情报复。

### 14、《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64页

若没有自豪，人大约活不下去。但若仅仅这样，人生未免过于黯淡，黯淡之至。

### 15、《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21页

连绵数日的雨星期五晚上突然停了。从窗口下望，大街小巷吸了早已吸够的雨水，吸得全身浮肿。夕阳把开始出现断层的云变成不可思议的颜色，而其返照又把房间也染成同一色调。

鼠在T恤外面套一件防风夹克，走上街头。柏油路面到处是静止的水洼，黑亮亮地无限伸展开去。街上一股雨后黄昏的气息。河边一排松树浑身湿淋淋的，细小的水珠从绿叶尖滴落下来。变成褐色的雨水涌进河流，顺着水泥河床向大海滑去。

黄昏倏忽过去，满含湿气的夜幕压向四周。而湿气转眼间又变成了雾。

鼠把臂肘从车窗探出，沿街慢慢兜风。白雾沿着山脚坡路向西飘移，最后沿河边下到海滨。鼠把车停在防波堤旁，放倒车座靠背吸烟。沙滩也好护岸水泥预制块也好防沙林也好，一切都湿得黑乎乎的。女子房间的百叶窗透出温馨的黄光。看表，7时15分，正是人们吃罢晚饭溶入各自房间温煦的时分。

鼠双手抱在脑后，闭上眼睛，竭力回想女子房间的情形。仅去过两回，记不确切。一开门是六张榻榻米大的餐室兼厨房……橙黄色桌布，盆栽赏叶植物，椅子四把，橙汁，餐桌上的报纸，不锈钢茶壶……。一切井然有序，了无污痕。里面是拆除两个小房间隔形成的一个大房间。铺着玻璃板的狭长写字台。台上……特大号瓷啤酒杯三个，里面一个挨一个插着各种铅笔、尺、制图笔。文具盘里有橡皮探、镇纸、修改液、旧收据、透明胶带、五颜六色的曲别针，还有铅笔刨、邮票。

写字台横头有用了许久的制图板、长臂灯。灯罩的颜色…是绿的。靠墙一张床，北欧风格的小白木床。两人上去，发出公园小艇般的吱扭声。

## 《1973年的弹子球》

雾越往后越浓。雾。乳白色的夜霭在海边悠悠游移。路的前方不时有黄色的雾灯驶近，减速从鼠的车旁开过。从车窗涌进的细细的水滴打湿了车中所有物件。车座、车前玻璃、防风夹克、衣袋里的香烟，大凡一切。海湾里停泊的货轮雾笛，发出离群牛犊般尖刺刺的鸣叫。雾笛长短交替的音阶穿过夜色，向山那边飞去。

左边墙壁呢，鼠继续想，有书架、小型音响组合机、唱片，还有立柜、两幅本·沙恩的复制画。书架上没有像样的书。基本是建筑专业的。此外就是旅行方面的：导游手册、游记、地图，还有若干册畅销小说、莫扎特的传记、乐谱、几本辞典……法语辞典的扉页上写有一句什么表彰话。唱片差不多都是巴赫和海顿和莫扎特。另有几张带有少女时代的梦痕……帕特·布思、鲍被·丹林、普拉塔兹。

鼠的回想至此卡住。缺少了什么，而且是关键的，以致整个房间失去了现实感，在空中飘飘忽忽。什么来着？OK，等等，这就想起。房间的灯和……地毯。灯什么样式？地毯什么颜色？”…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鼠涌起一股冲动，恨不得推开车门，穿过防风林敲她的房间确认灯和地毯的颜色。荒唐！鼠重新靠回座席背，转而望海。除了白雾，黑暗暗的海面一无所见。远处灯塔的橙色光芒执著地闪烁不已，如心脏的跳动。

她那失去天花板和地板的房间隐约浮现在黑暗中。过了好一会，细小部位逐渐淡出，最后全部消逝。

鼠仰头向上，缓缓闭上眼睛，所有的灯光如被关掉一般从他脑海中熄灭，把他的心掩埋在新的黑暗之中。

### 16、《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20页

金星是一颗云层笼罩的炎热的星。由于热由于潮气，居民大半短命。活上三十年就成传说了。惟其如此，他们富于爱心。全体金星人爱全体金星人。他们不怨恨他人，亦不羡慕，不蔑视，不说坏话，不争斗不杀人。有的只是爱和关心。

“就算今天有谁死了，我们也不悲伤。”一个金星出生的文静的男子这样说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已尽量爱了，以免后来懊悔。”

“就是说要先爱喽？”

“不大懂你们的语言啊！”他摇头。

“真能顺利做到？”我试着问。

“若不那样，”他说，“金星将被悲哀淹没。”

### 17、《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64页

双胞胎睡熟后我睁眼醒来。后半夜3点。从卫生问窗口可以看见亮得近乎不自然的秋月。我在洗涤槽横头坐下，喝两杯自来水，用煤气灶给香烟点上火。月光照亮的高尔夫球场草坪上，数千只秋虫拥挤作一团似的鸣叫不已。

我把立在洗涤槽旁边的配电盘拿在手上，专心致志地细看。再翻来覆去地看，也终不过一块脏兮兮

## 《1973年的弹子球》

的并无意义可言的板。我不再看，放回原位，拍去手上沾的灰，大吸一口香烟。月光下，一切都显得苍白。任何东西都好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方向。影子都若有若无。我把烟在洗涤槽碾死，紧接着点燃第二支。

去哪里才能找到属于我自身的场所呢？到底哪里呢？双座鱼雷攻击机是我花很长时间想到的唯一场所。可它又傻里傻气。何况鱼雷攻击机那玩艺儿至少落后于时代三十年，不是么？我折身上床，钻进双胞胎中间。双胞胎分别蜷起肢体，头朝外睡得呼呼有声。我拉过毛巾被，打量天花板。

### 18、《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56页

看来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烦恼。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 19、《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摘录

1. 逮自是逮住了，可我不晓得如何处置。于是任凭夹子夹着它的后腿。鼠第四天早上死了。它那样子留给我一个教训：事物必须兼具出口与进口，此外别无选择。（011）
2. 有时候，昨天的事恍若去年的，而去年的事恍若昨天的。严重的时候，居然觉得明年的事仿佛昨天的。
3. 时而有几道不大的感情浪头突如其来地拍打他的胸际，这时鼠便合起眼睛，紧紧关闭心扉，静等浪头过去。往往是在薄暮时分若明若暗的一刻。浪头退去后，寻常的静谧与安稳重新降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041）
4. 人人都在被窝中屏息敛气，回想彻底死掉的电话（055）
5.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058）
6. 鼠也不明白何以那样，谁先有意的也记不得了。大概类似空气的流移吧。（067）
7. “哎，杰，”，鼠盯着杯子说，“我活了二十五年，觉得好像什么也没学到。”（091）
8. “就是说，想得到的东西——不论什么——肯定到手。但每当把什么弄到手时，都踩坏了别的什么。可明白？”（104）
9. 然而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来的暗路时，所看到的仍似乎只是依稀莫辩的“或许”。我们所能明确认识的仅仅是现在这一瞬间，而这也只是与我们擦肩而过。
10. 不，实际发生了。只是又消失了。
11. 我们再度陷入沉默。我们共同拥有的仅仅是很早很早以前死去的时间的残片，但至少仍有些许温馨的回忆如远古的光照在我心中往来彷徨。往下，死将俘获我并将我重新投入“无”的熔炉中，而我将同古老的光照一起穿过被其投入之前的短暂时刻。（161）

### 20、《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8页

灵园建在靠近山顶的一块宽宽大大的台地上，很有些面积。敷着细沙的甬道在墓间纵横交错，整齐修剪过的杜鹃花以吃草羊样的姿势点缀各处。俯视这方宽阔灵园用地的如弹簧一般弯曲的许多根高个子水银灯列成一排，将白得有欠自然的白光投向任何一处。

鼠在灵园东南角树林里刹住车，搂着女子肩头俯视眼下横亘的城区夜景。城区看上去仿佛注入平板铸模的稠糊物的光。又像是巨大的飞蛾洒下的金粉。

女子睡过去似的闭目靠着鼠。鼠的肩和侧腹承受着女子体重，觉得沉甸甸的。不可思议的重量。这是一个存在——一个爱男人、生小孩并将年老死去的存在的重量。鼠单手拿过香烟，点燃。来自海面的风不时吹上眼下的斜坡，摇响松林的针叶。女子可能真睡着了。鼠把手贴在女子脸颊，用一支手

指碰了碰女子的唇。可以感觉出她潮润润热乎乎的呼吸。

较之墓地，这灵园更像是废弃的街区。地一多半空着。因为预定在那里安息的人还活着。他们时不时在周日午后领家人前来确认自己将来长眠之所，从高台观望一番。唔，风景不错，4时花草一应俱全，空气清新，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喷水管都不缺，没有等吃供品的野狗。尤其，他们想道，尤其难得的是阳光灿烂、情调健康。于是，他们心满意足，在长凳上吃罢盒饭，重返忙乱的日常安排中去。

一早一晚，管理人用头上安一块平板的长竿扫平沙道，把来墓地中间逮池塘鲤鱼的儿童们撵回去。此外，一天三次(9时、12时、6时)通过园内扩音器播放八音盒里的《老黑颌》。鼠弄不明白播放音乐有何意义。不过，傍晚6时的无人墓地里流淌《老黑颌》旋律倒也不失为一景。

6点半，管理员乘公交车返回人间。于是墓地笼罩在彻头彻尾的沉默之中。数对男女开车来此拥抱。每到夏天，树林里就排开好几辆展示如此光景的小汽车。

对鼠的青春来说，灵园也可谓深具意义的场所。在还不会开车的高中时代，鼠用250cc的摩托驮着女孩，不知沿河岸坡道往返了多少次。而且总是望着同一街区的灯火同她们抱在一起。种种清香缓缓飘过鼠的鼻端，消失远去。有多种多样的憧憬，有多种多样的愁苦，有多种多样的誓言，而归终无不烟消云散。

回首望去，广阔的墓地上，死植根于各自的地面。鼠时而拉起女孩的手，漫无目的地在故作庄重的灵园沙道上走动。曾负有各所不一的姓名、年华以及各所不一的过往生涯的死，恰如植物园的灌木丛，以相等的间距无限铺展开去。它们没有随风摇曳的叶片低吟，没有清香，也没有理应伸向黑暗的触角，看上去仿佛时光不再的树木。情思也好，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也好，它们都已失去，而全部交付给继续生存的男女。两人折回树林，紧紧抱在一起。夹带海潮味的风，树叶的芬芳，草丛间的蟋蟀——唯独生生不息的世界的悲哀充溢四周。

### 21、《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1页

事物必须兼具进口与出口，此外别无选择。

### 22、《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7页

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坐在车站长椅上，以很无奈的心情吸了支烟。清早走出宿舍时那兴冲冲的劲头已经荡然无存，似乎一切不过事同一事情的周而复始而已。

### 23、《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17页

转年二月，她消失了。娱乐厅拆毁一空，翌日变成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炸面圈专营店。身穿仿佛窗帘布制服的女孩用花纹同样的盘子端着干巴巴的炸面圈走来串去。摩托车排在店外的高中生、夜勤司机、不合时令的嬉皮士和酒吧女郎们以千篇一律的无奈表情啜着咖啡。我要了味道糟得可怕的咖啡和肉桂炸面圈，问女侍应知不知晓娱乐厅。

对方以不无狐疑的眼神看我，就像看一个掉在地上的炸面圈。

“娱乐厅?”

“前不久在这里来着。”

## 《1973年的弹子球》

“不晓得。”她想睡觉似的摇头。

一个月前的事都无人记得，这个城市！

我心情抑郁地在街头转个不停。三蹶“宇宙飞船”，无人知其去向。

这么着，我终止了弹子球游戏。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 24、《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71页

风如在黑暗中的透明断层滑行一般悄无声息地流过。风微微颤头上的树枝，有规则地将叶片抖落在地面。落在车顶的叶子发出干巴巴的声响彷徨一会，之后顺着前车窗玻璃，积在挡泥板上。

鼠一个人在灵园树林里舍弃所有话语，兀自透过车前玻璃望着远处。车前几米远的地面被齐整整切去，而横亘着黑暗的天宇、海和城市夜景。鼠身体前倾，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纹丝不动地盯视空中的某一点。夹在指尖的没有点火的香烟，其端头在空间不断勾勒若干复杂而又无意义的图形。

跟杰说过以后，一种不堪忍受的虚脱感朝他袭来。勉强汇拢一处的种种意识流，突然散向四面八方。至于去何处才能见到它们重新合而为一，鼠无由得知。迟早要流进茫茫大海，别无选择。黑暗的河流！也可能没机会重逢了。他甚至觉得25年时间只是为此而存在的。为什么？鼠质问自己。不知道。问得是好，但无答案。好的提问屡屡没有答案。

风又多少加大了。风将人们种种活动聚敛的些许温暖带往某个辽远的世界，而留下凉浸浸的黑暗，让无数星辰在黑暗深处熠熠闪光。鼠从方向盘撤下双手，在唇间转动一会香烟，而后突然想起似的用打火机点燃。

头略略作痛，较之痛，更接近被冰凉的指尖按压两侧太阳穴的奇异感，鼠摇头驱赶纷坛的思绪。总之结束了。

他从小格箱里取出全国公路行车图，慢慢翻动图页，依序朗读几个镇的名称。镇很小，几乎从未听过。这样的镇子沿路绵绵不断。读了几页，几天来的疲劳如滔天巨浪遽然朝他压来，温吞吞的块状物开始在血液徐徐巡行。

困。

睡意似乎格一切抹除得干干净净。只消睡上一觉……

闭上眼睛时，耳底响起涛声——冬日的海涛拍击防波堤，穿针走线一般从混凝土护坡预制块之间撤离。

这样，不向任何人解释也可以了，鼠想。海底大概比任何城镇都温暖，充满安宁和静谧。算了，什么都别想了，什么都已经……

### 25、《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06页

某一天有什么俘虏我们的心。无所谓什么，什么都可以。玫瑰花蕾、丢失的帽子、儿时中意的毛衣、金·皮多尼的旧唱片……全是早已失去归宿的无谓之物的堆砌。那个什么在我们心中彷徨两三天，而后返回原处……黑暗。我们的心被掘出好几口井。井口有鸟掠过。

## 《1973年的弹子球》

### 26、《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24页

除了换成数值的自尊心，从弹子球机中你几乎一无所得，而失去的却可不胜数。至少失去了时间——失去了用足以建造所有历届总统铜像的铜板都换不来的宝贵时间。在你坐在弹子球机前持续消耗孤独的时间的过程中，也许有人阅读普鲁斯特，有人一边观看车内电影《勇敢跟踪》一边同女友沉浸在性爱抚的快感中。而他们很可能成为洞察时代的作家，或幸福美满的夫妻。然而弹子球机不会将你带去任何地方，唯独“重来”的指示灯闪亮而已。重来、重来、重来……甚至使人觉得弹子球游戏存在本身即是为了某种永恒性。

### 27、《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91页

人只要努力——无论在哪方面——肯定能有所得。哪怕再普通平凡的项目，只要努力必有所得。“即使剃头也有哲学”——在哪里读到过。事实上，若不那样谁都不可能活下去，不可能的。

### 28、《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61页

我们共同拥有的仅仅是很早很早以前死去时间的残片，但至今仍有些许温馨的回忆如远古的光照在我心中往来彷徨。往下，死将我俘获并将我重新投入“无”的熔炉中，而我将同古老的光照一起穿过被其投入之前的短暂时刻。

### 29、《1973年的弹子球》的笔记-第182页

书本第11-12页：

天空无一丝云絮，然而整体上还是罩有一层春天特有的朦朦胧胧的不透明面纱，天空的湛蓝便力图透过这虚无缥缈的面纱一点点渗出。阳光如细微的尘埃悄无声息地从空中降下，不为任何人注意地积于地表。

温吞吞的风摇晃着光。空气恰似成群结队在树木间飞行的鸟一般缓缓流移。风掠过铁路线徐缓的绿色斜坡，越过钢轨，不经意地震颤树叶、穿过树林。杜鹃鸟的叫声成一直线横穿柔和的光照，消失在远处的山脊线。一座座山丘起伏着连成一排，如熟睡中的巨猫匍匐在时光的向阳坡面。

书本第30页：时间也不知流过了多少，总之我在横无际涯的沉默中行走不止。

书本第144页：“迟早要失去的东西没多大意义。必失之物的荣光并非真正的荣光。”

书本第169页：风如在黑暗中的透明断层上滑行一般悄无声息地流过。风微微颤抖头上的树枝，有规则地将叶片抖落在地面。落在车顶的叶片发出干巴巴的声响彷徨了一会，之后顺着车前玻璃，积在挡泥板上。

书后感想：说实话，这本书我仅仅是匆匆扫过，不是很懂真正要传达的东西。一边是第一人称“我”的故事，另一边是第三人称“鼠”的故事。可能村上的书还是要仔细品味。

# 《1973年的弹子球》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